

何逊集注·阴铿集注

刘畅 刘国珺 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何逊集注
阴铿集注

刘 杨 刘国瑞 注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

*

450×1168毫米32开 8.75印张 5插页 19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 7-80504-018-4

I·9 定价：3.60元

编者的话

《汉魏六朝文史丛书》是我所选编供文史专业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阅读的读物。汉魏六朝时期的名著，大都 有人整理过，但是有些尚未经整理过的书，也颇具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把这些书丛编在一起，加以校注，以收“拾遗补缺”之效。

校注各书均请有关专家审阅（见各书《前言》）。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各方面的缺点定是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对该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8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穷鸟赋·····	10
铜雀妓·····	11
拟轻薄篇·····	13
门有车马客·····	16
昭君怨·····	17
九日侍宴乐游苑·····	18
登石头城·····	22
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	24
暮秋答朱记室·····	25
酬范记室云·····	27
落日前墟望赠范广州云·····	28
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	29
答丘长史·····	31
道中赠垣司马季珪·····	33
夕望江桥示萧諮议杨建康江主簿·····	34
寄江洲褚諮议·····	35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37

下直出溪边望答虞丹徒教·····	39
赠诸游旧·····	40
赠族人秣陵兄弟·····	41
秋夕仰赠从兄寔南·····	45
仰赠从兄兴宁寔南·····	46
赠江长史别·····	47
送韦司马别·····	49
南还道中送赠刘谿议别·····	50
与崔录事别兼叙携手·····	52
别沈助教·····	54
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	55
与苏九德别·····	56
赠韦记室黯别·····	57
初发新林·····	58
渡连圻二首·····	60
下方山·····	61
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	62
还度五洲·····	63
春夕早泊和刘谿议落日望水·····	65
和刘谿议守风·····	66
宿南洲浦·····	67
学古赠丘永嘉还·····	68
和萧谿议岑离闺怨·····	69
嘲刘谿议·····	70
咏照镜·····	70
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	71

学古三首·····	72
聊作百一体·····	76
早朝车中听望·····	78
临行公车·····	79
秋夕叹白发·····	81
夜梦故人·····	83
从主移西州寓直斋内霖雨不晴怀郡中游聚·····	83
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	85
春暮喜晴酬袁卢曹苦雨·····	87
苦热·····	87
七夕·····	89
扬州法曹梅花盛开·····	90
行经孙氏陵·····	92
塘边见古冢·····	94
哭吴兴柳恽·····	95
登禅冈寺望和虞记室·····	99
答高博士·····	100
赠王左丞·····	101
敬酬王明府·····	102
西州直示同员·····	102
野夕答孙郎擢·····	103
石头答庾郎丹·····	104
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	105
临行与故游夜别·····	106
与胡兴安夜别·····	106
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	107

晓发	108
慈姥矶	108
见征人分别	109
同虞记室登楼望远归	110
与虞记室诸人咏扇	110
看伏郎新婚	111
咏娼妇	112
咏舞	113
望新月示同羈	113
咏春雪寄旅人治书思澄	114
和司马博士咏雪	115
咏白鸥兼嘲别者	115
行经范仆射故宅	116
王尚书瞻祖日	117
送褚都曹	118
送司马□入五城	118
边城思	119
为人妾思二首	119
为人妾怨	120
闺怨二首	120
南苑	121
苑中见美人	121
咏春风	121
离夜听琴	122
相送	122
答江革联句不成	123

又答江革	123
咏杂花	124
拟古联句	125
往晋陵联句	125
范广州宅联句	127
相送联句	128
至大雷联句	129
赋咏联句	129
临别联句	132
增新曲相对联句	132
照水联句	133
折花联句	134
摇扇联句	134
正钗联句	135
〔佚诗〕	136
伤徐主簿··	136
送司马长沙	136
〔佚句〕	136
与建安王谢秀才笺	137
为孔导辞建安王笺	140
为衡山侯与妇书	142
七召	144
附录（一）	
《梁书·何逊传》	165
《南史·何承天传附何逊传》	166
附录（二）	

集评	167
附录（三）	
何逊年谱简编（蒋立甫撰）	177

前 言

何逊（约482——522），字仲言，东海剡（今山东剡城）人。南朝梁代诗人。曾祖承天历仕宋武、宋文二帝，官至御史中丞。祖翼，仕宋，官员外郎。父询，仕齐，为太尉中兵参军。逊天资聪颖，八岁能诗，二十岁被举为秀才，其诗文极为当时名流所推重。《梁书》本传记：“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但在仕途上，何逊却不象祖父辈那样如意。天监中，为建安王萧伟水曹行参军，兼记室。后任安成王萧秀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卒于庐陵王萧续记室。世称“何水部”或“何记室”。何逊文才超众而官职卑微，史载是因为得罪了梁武帝，据“南史·何逊传”记：“后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信则异矣。’自是疏隔，希复得见。”这在何逊作品中多有反映，《赠诸游旧》云：“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秋夕叹白发》云：“逢时乃倏忽，失路亦斯须。”《穷鸟赋》云：“既灭志于云霄，遂甘心于园沼。”

何逊的社会地位属于较贫寒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此，他在诗中多有自惭形秽的感慨。如《仰赠从兄兴宁南》：“宗派已孤独，财产又贫微。栖息同蜗舍，出入共荆扉。”《聊作百一体》：“旷日无豆饭，方冬缺缊袍。清旦开蓬荜，举目想煎

熬。”《车中兄新林分别甚盛》：“还入平原径，穷巷可张罗。”《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指的正是这一方面。然而，颜氏的批评恰恰道出了何逊诗的价值所在。失意人主，游宦江滨，处境困窘，地位微贱，使何逊有可能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与体验。何逊生当崇文之世，《南史·文学传序》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世，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梁朝君主多具有一定文学素养并能礼遇文学之士。大同中，武帝萧衍立士林馆，召名士讲学，“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梁书·武帝本纪》）简文帝萧纲、昭明太子萧统，引纳文学之士，赏接不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梁书·昭明太子传》）据记，“于时东宫有书凡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同上）萧衍父子以帝王之尊雅爱诗章，有保护、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亦有唯美主义的消极弊端。梁元帝萧绎提倡轻艳的“宫体诗”，对何逊也有一定影响。对此，当朝人刘勰、钟嵘在《文心雕龙》和《诗品序》中已有严厉批评。所作《七召》《九日侍宴乐游苑》《照水联句》等，亦有严重的骈俪、轻艳倾向。但他多数时间毕竟是生活在“扰扰从役倦，屑屑身事微”（《赠诸游旧》）的状态中，与之相应的思想感情也不会滞留在应酬、点缀的生活表层，而是往往深触到人生的某些普遍问题，这就使他的诗少虚浮、浅薄之态，而多幽深之致与不平之音。正如何逊自己所言：“我本倦游客，心念似悬旌。闻离常屑涕，是别尽凄清。”（《与崔录事别兼叙携手》）这就使他有可能会体悟

到普天下人所共有的哀感——“忧怀乃千载，永欢常数刻。直是悲别离，非关念通塞。”（《赋咏联句》）由此形成何逊诗情词宛转、缠绵多思的特色。明人陆时雍说：“何逊诗以本色见佳。”“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诗镜总论》）可谓旷世知音。

前人论何逊，褒之者多赏其“秀句”，贬之者谓“惜少全作”，实际上逊集中不乏神气充畅、浑然一体之作。如《铜雀妓》凭吊魏武帝，清远高古，结句“曲终相顾起，日暮松柏声”含情深婉，有古诗遗韵。《行经孙氏陵》感慨孙氏霸业由盛转衰，笔势纵横，“呼吸开伯道，叱咤掩江畿。豹变分奇略，虎视肃戎威”，笔端凛凛有英雄气。《聊作百一体》自伤困窘，大巧若朴，叙己处境历历在目，拙朴中蕴有奇趣。“登石头城”直述登临感慨，关城险要，远山近水，尽收笔底。《哭吴兴柳辉》同情至深，哀思婉转，所云“蔓草生车辙，枯木卧崩坻。樽酒谁为满，灵衣空自披，”触景生情，足见运意之妙。

《七夕》想象仙人相会，古雅超迈，结句“别离未得语，河汉渐汤汤”，给人留下无穷联想的余地。正是由于以本色见佳，纯本性情，所以何逊的诗笔往往能深入表现对象的里层，绝非只停留在“多形似之言”（颜之推语）的水平上。前人赏其秀句者徒见表象，不知其秀句之多乃本乎性情，“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文心雕龙·神思》），情至则佳句自出。《行经孙氏陵》云：“苔石疑文字，荆坟失是非。山莺空曙响，陇月自秋晖。”怀古幽思，萦绕襟怀，愈感物换星移，盛衰无常，与人生须臾相对照的是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已物化为一抔黄土。杜甫《咏怀古迹》、“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用“空”与“自”字表现出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

怅惘及对英雄的敬仰，就与何逊一致。《春暮喜晴酬袁户曹苦雨》：“春芳空悦目，游客反伤情。乡园不可见，江水独自清。”《赠诸游旧》：“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也都是这种以自然衬托人事的写法。这都是作者即情即景的瞬间所获得的感受。非至性真情不能如此。从一己性情出发，诗人能敏捷地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并用简洁的形象表现出来。如《与胡兴安夜别》写别愁：“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哀乐转换之速，忧喜相互映衬，倍增其哀。《夜梦故人》写梦中惊觉后的惆怅：“开帘觉水动，映竹见床空。”水波恍惚，竹影婆娑，一切似有若无，犹如此时心境。《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写梅花的品格：“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则早梅傲寒凌霜的风神气度跃然纸上。其景物背后都显示出内在饱满的意蕴。何逊集中这类例子还很多。而逊诗中的“秀句”很多，多出自然。

刘宋以降，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优美自然景物的独特审美价值得以揭示。何逊生逢其时，自然也加入了这一讴歌山水的行列，并成为善于捕捉自然美的高手之一。何逊半生游宦，往来江滨，足迹所至，遍及吴越荆楚。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南国山水，陶冶着他的性情，滋润着他的诗笔，也培养着他的艺术敏感。何逊官职卑微，不必形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也无须调和仕与隐的矛盾。他自称：“在昔爱名山，自知欢独往。情游乃落魄，得性随怡养。”（《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又说：“吾人少拘碍，得性便游逸。”（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可见他登山临水是为了使自己自由不拘的个性得以舒展，于是自然山水与其性情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对山水林泉的热爱又培养了他捕捉自然美的敏感。祖

国南方的天光水色、山姿树影，在他笔下，显得那样明澈、清丽，富于透明的质感，大如“远江飘素沫，高山郁翠微”（《仰赠从兄兴宁宴南》）、“迢迢山蔽日，汹汹浪隐洲”（《送韦司马别》），小至“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赠王左丞》）、“黄鹂隐叶飞，蛱蝶萦空戏”（《石头答庾郎丹》），无论巨细，都被诗人尽收笔底，妙现纸上。粗略统计，何逊集中较出色的写景秀句竟达三十余联之多。正如何融所说：“宋齐以还，词人墨客莫不刻意物色，争长五字。然求如‘池塘生春草’、‘澄江静如练’之句，终不多得。水部于此体会尤深，采得亦独。”（《何水部诗注序》）其中，南国水乡的江滨景象描绘得尤为出色。如《初发新林》：“铙吹响清江，悬旗出长屿。危樯迥不进，杳浪高难拒。”《和刘洛议守风》：“愤风急惊岸，屯云仍触石。萧条疾帆流，碨磊冲波白。”《敬酬王明府》：“澄江照远大，夕霞隐连樯。”《夕望江桥示萧洛议杨建康江主簿》：“风声动密竹，水影漾长桥。”《与崔录事别兼叙携手》：“石磧沿江净，沙流绕岸清。川平看鸟远，水浅看鱼惊。”《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辉。”《与胡兴安夜别》：“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相送》：“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诗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细腻，所以往往能探其幽微，显其灵秀。如《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叶倒涟漪文，水漾槎桠影。”水光返照竹上，似乎竹叶上微漾着潋潋水纹；竹身映入水中，又仿佛水面印上娟秀的竹影。水竹相映成趣的景象被作者准确地再现出来。但何逊并非一味钻貌草木，窥情风景，在他的作品中，已有一定数量有意识追求艺术境界、情

景融为一片的好诗。如《临行与故游夜别》抒发离别感伤，慨叹此行如水东注，不复西归，至此笔锋突转，写下“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一联，以夜雨的绵长、晓灯的昏暗暗示心境的颓伤凄凉。隋人薛道衡《昔昔盐》述离妇相思，中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内室之残破暗喻别离之久、相思之苦，论者激赏其善于融情入景，不知此类意境在何逊笔下已有。又如《赠族人秣陵兄弟》自伤困窘，多厌宦游，直叙心情后又巧妙地以景物烘托：“羁旅无侪匹，形影自相亲。萧索高秋暮，砧杵鸣四邻。霏霏入窗雨，漠漠暗床尘。”羁旅孤独，形影相吊，草木萧瑟，万物转衰，而所闻唯有阵阵紧促的砧杵鸣声，所见唯有细雨霏霏、床尘漠漠，触景之凄凉无不助添悲愁，使人陡增惆怅！再如《秋夕叹白发》感叹平生蹉跎、老之将至，形容自己如：“溷蚌困鱼目，笼禽触四隅”，又笔锋一转描绘秋景：“月色临窗树，虫声当户枢。飞蛾拂夜火，坠叶舞秋株。”手法、效果也与以上两例相同。

另外，何逊已注意到审音炼字，有些作品对仗自然，合乎声律，对近体诗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明人陈绎曾《诗谱》认为何逊等人作品为“律诗之源”，胡应麟《诗藪》认为：“六朝绝句近唐，无若仲言者。”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误把何逊《闺怨》等十四首五言诗作为唐人作品收入。但由此也看出何逊诗在声韵上已酷似近体。如“疏叶翻高树，寒流聚细纹”、“野岸平沙合，³连山远雾浮”、“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石磧沿江静，沙流绕岸清”等联，平仄一字不失。至若《边城思》《为人妾思二首》《为人妾怨》《闺怨》《相送》，则又俨然唐人绝句。其《照水联句》有“虽怜水上影，复恐湿罗衣”之句，王维诗云：“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所用手

法十分相似。

因此，何逊诗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说：“少陵佳句，多从仲言脱出，是有‘能诗何水曹’之句。后世诗人，知慕少陵，即慕仲言；虽颜黄门致讥贫寒，无贬声价。”杜甫自道作诗甘苦，曾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次提到何逊：《和裴迪……》：“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省中作》：“未如何逊无佳句，若比冯唐是壮年。”

《北邻》：“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足见这位大诗人对何逊的推崇。杜诗中有些名句“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宿江边阁》）“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秋野》）等，就是从何逊诗中演化而来。另外，王维《送宇文太守赴宣城》诗：“晓吹发西江，秋空多清响。”也很象何逊的“晓吹响清江，悬旗出长屿”。除杜甫外，李商隐《漫成一绝》云：“不妨何范尽名家。”又《漫成》诗云：“雾夕咏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黄庭坚也说过：“句法妙何逊”的话。

但也必须指出，何逊诗题材比较狭窄，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其优秀作品多为嗟卑伤别、羁旅感怀之作，所以格调较为平弱，甚至部分描写还有庸俗成分。这都是我们读他的诗所要注意的。

何逊死后，其诗文经王僧孺集为八卷。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记载有《何逊集》七、八、八、五卷不等。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有《跋何水曹集后》，称“春明宋代有旧本八卷，特完，因借传之”，又称“晋天福本但有诗两册，今

世传本是也”。可见宋代至少有两种版本，其中春明宋氏本卷数尚与《梁书》相符，“然少陵尝引‘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语，而此集无有”（黄伯思语），可见宋本已有佚脱。

今存最早刻本为明正德间张紘所刊《何水部集》。张紘跋云：“何诗旧与阴偕刻，余谓二家体裁各出，不当比而同之。公暇，独取是集，芟其繁芜录藏焉。”张紘本卷首列何逊传，诗九十五首，附范云、刘孝绰同作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末载黄伯思跋，后附《七召》一首，最后是张紘跋。《四库全书》所收即张紘刻本。由于张紘本既删其繁芜”，并又“中有阙误则因之，而不敢益”，则此本错误较多，愈失全貌。

后明嘉靖薛应旗刊《六朝诗集》本《何水部集》两卷，有诗无文。

又明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何记室集》三卷，附录一卷。其排次既不同于张紘本，文字又颇有歧异，篇数亦稍增。文除《七召》外，又有赋一篇，书一篇，笺二首。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何记室集》一卷，即出于张燮本。

清乾隆十九年有江昉刻《何水部集》。光绪三年有寿考堂本《何记室集》，五年又有信述堂本。后中华书局刊行《四部备要》时据《四库全书》本参校百三家集诸本有《何水部集》一卷。

张燮本所收诗文较全，且时代较早，错误较少，今即以此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张紘刻《何水部集》（简称张紘本）、张溥刻《百三家集·何记室集》（简称张溥本）、《四部备要》本《何水部集》（简称四部本），寿考堂本《何记室集》（简称寿本）。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刊出校勘本《何逊